

## 苍鹭在飞(小小说)



本版制图:何芬

天快黑了,小安还没回来。老谢踏上游廊,一路喊着“小安小安”,好一会儿,小安才从芦苇丛里跑出来。他神色慌张,气喘吁吁地说:“爷爷,水府庙来怪物了,黑黑的,吓死宝宝了!”

老谢掸掉小安身上的草屑,嗔道:“你总是贪玩,哪来的怪物啊?”此刻,库岸四野灯火闪亮,黑夜来临,老谢才打消去找“怪物”的念头。

次日,老谢比往常起得更早,照例沿水府庙水库逡巡,像一位巡查哨所的将军。青山隐隐,晨雾若纱,大小四十多个岛屿像一列列战舰,整装待发。白鹭雪片一样掠过水面,缭绕“战舰”飞翔,然后天女散花般落脚于沙洲、滩涂、湿地,与鸬鹚、白雁、鸥鸟争相啄食。老谢被成群的飞鸟惊呆了,突然想到小安昨晚所见“黑怪”,心里一动,拖着一条腿向那片草地走去。

此处地势低洼,每当水位下降,芦苇、野草丰茂丛生,是鸟类的天然游乐场。老谢爬上坡头,几只黑色水鸟映入眼帘,它们脖子纤细,两腿修长,灰、黑、白三色相间……

“原来是黑鸟回来啦!”

它们就是小安所说的“怪物”,多年以后再度神秘现身水府庙。老谢高兴得像个孩子,想要大声呐喊,又怕“贵客”受到惊扰,就捂住嘴,赶紧掏出手机。

黑鸟到底是敏锐的,一只只扑棱棱地起飞。“咔嚓咔嚓”,老谢抓拍到了它们展翅惊飞的瞬间。他挑了几张发朋友圈,写道:“特大喜讯!亲爱的黑美人回来啦。”评论区立马收到李月姣的秒评:“是你的初恋情人吗?”外加一串笑脸表情。老谢抿嘴直乐,心里甜滋滋的。

老谢大名谢浑,就读于库区中学,跟杨清、李月姣三人形影不离。谢家靠打鱼为生,一年四季出没风波里;杨清是双职工子女,条件优渥;李月姣的父母身体不好,家境一般。初中毕业后,三人结伴到湘潭打工,在湘江河畔待了月余,一分钱没赚到,花光盘缠后打道回府。谢浑回家跟父亲上船捕鱼,杨清进城读书,李月姣学缝纫。

夏夜,水波荡漾,清新四溢。杨清从城里来找谢浑,两人坐在圆形灯塔下,望着深邃的湖水出神。波光粼粼,星光点点,夜捕的渔火闪闪烁烁,谢浑的父母就在其中。

“杨清,我是水府庙一滴水,离不开这里。”

“捕捞能维系你一辈子?跟我去城里吧,我一定帮你!”

“我是渔民的儿子,不能丢下父母……”

星星眨着眼睛,渔火闪亮了一宿。这个夜晚的情景曾多次浮现于老谢脑海,他清晰地记得杨清的笑靥、嘟起的嘴唇、幽怨的眼神,他们拥抱着分手,从此没再见面。几年后,李月姣嫁给了谢浑,夫妻恩爱,生活幸福。

老谢很少提及青葱旧事,倒是李月姣时不时地要“刺激”丈夫一把。他脸皮厚,任由她戏谑,一笑置之。她是刀子嘴,豆腐心,可疼他了。如果没有李月姣,老谢的左脚早被锯了。

那时老谢父母去世,家里欠了债,儿子要上学,每天他都在拼命挣钱,没睡个安稳觉。水库全面禁渔,投入的网箱在规定时限内必须拆除,附近冒黑烟的工厂也关停了,老谢的心情跌入了低谷。儿子学业差,成绩偏低,老谢想法子要给儿子补充营养。苦思冥想之后,他瞒着李月姣干起了捕鸟的勾当。可是,他多次在草丛中守株待“鸟”,却一无所获。最后,他决定铤而走险,到白鹭岛放鸟夹子。

三天后,老谢捕获到了一只黑鸟。它惊慌失措地瞪着老谢,片羽飘飞,可怜兮兮。老谢颇为兴奋,不顾一切地跑过去,孰料踩中别人下的套,左脚踝被铁齿吃得死死的。他扑向黑鸟,黑鸟扑腾挣扎着,草叶间洒下人和鸟的鲜血。他感到痛彻骨髓,也体会到了鸟的痛苦,手摸到鸟后,就把它放了。黑鸟挣扎着,隐入芦花深处。

云层凝滞,风拂苇条。老谢一拐一扭地走到岸边,爬上小船时不慎落水。他拍打着水花,脚附捕鸟器,痛得浑身没了力气。幸亏李月姣划船相救,把他背上岸,送至卫生室。医生说,如果再晚来一步,他的左脚就没救了。后来,黑鸟从水府庙水库消失,还有一些鸟雀,也不来水府庙越冬了……

老谢悔青了肠子。

老谢虽然瘸着一条腿,走路如鸭子,但他熟悉这里的每一个岛屿、每一寸沙洲、每一只水鸟。后来,他穿上红马甲,头戴鸣舌帽,胸挂小喇叭,成了一名义务巡河员。每天,他沿岸巡查,看见塑料袋、水瓶、玻璃渣,一一捡拾干净;偶遇不法分子打鸟偷捕,就举起喇叭大声制止……青山飞白鸟,天蓝水更清,久而久之,这里就有了“天下水府,人间瑶池”的美誉,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。

李月姣的菜炒得好,在家里搞农家乐,生意还不错。也就是这天清晨,她正在刷朋友圈,被老谢拍的黑鸟给迷住了,忍不住逗他:“是你的初恋情人吗?”

很快,老谢回复了她的评论:“给夫人科普一下,黑鸟学名苍鹭,又称灰鹭,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……”

## 一个人的战争(小小说)

■彭建华

一只鸟从头顶飞过,翅膀扇起些许微风,却掀起了汹涌波涛——在光头的心底。

光头坐着一块土圪塔。他本想站起来回家,可双脚不配合,屁股重心下垂,土圪塔压个粉碎。

光头高兴。他想象自己有着推毁一切的力量,可以一举砸死头牯牛。该死的!是骂老婆的,心中的怨恨终是落在另一个人身上。

那人,是个男人。

老婆出门了,在南边打工。第一天开始,那个男人就成了一块靶子,专供光头瞄准,射击。可惜的是,男人的一切,光头捉马无笼头,全然无知。

其实,老婆外出打工,是光头逼的。

那天,老婆喂小儿奶,小家伙哭啼个不停。光头烦,就骂,死在屋里喝西北风啊?别人都去打工,你不走,是不是恋上院子里哪个男人,舍不得了?老婆走了。心中的那个男人,却开始鬼魂般上了光头的心。

每天,光头都要打一场战争——与老婆,或者那个臆想里的男人,又或者自己。

此刻,光头盯着坐塌的那堆土圪塔,狠狠踢一脚。

狗日的!都不得好死!光头嘴上嘟哝,站起来,双手使劲拍打屁股,掉下一大蓬灰尘,像山里黑夜的蚊子,缠绕不已。

终于站起来。光头向家里走去。

大丫头读小学,中午要回来呷饭。一想到做饭,光头脑壳愁得谷箩大。粮食快要呷光了,一走半年的老婆居然没寄半分钱回来。小儿子寄放在他大姨妈家,还从没送过去奶粉钱。大姨妈催命鬼样老在催:再不送钱买奶粉,就饿死小兔崽子!

钱,就是汪洋里的那根稻草。光头挣扎了好久。只要能抓住,就是做狗,光头都愿认。

光头的村子,叫桃花,在崇山峻岭深处。这里大山环抱,入口处两山对峙,山脚下各有六七丈宽的平台,中间有三丈来宽的水涧,终年清流不断,积成一处清澈湖泊。两边平台植满桃树,春天,桃花灼灼,落红遍地,溪水潺潺,映青流花,美得眩目。

## 信任(小小说)

■胡剑英

有位老人从出租车上下来,想歇会儿,侧坐银行门前的电动车上。我正晒太阳,来不及提醒,老人跟着电动车倒下来!

我有点犹豫,被讹上可麻烦。保洁阿姨和理财经理听到响声,从银行跑出来,将老人小心翼翼地扶起。

老人家有惊无险,保洁阿姨查看自己的电动车,雨板上凹了一处,且现出裂痕。

“赔两百元吧!”理财经理见保洁阿姨不好意思开口,便自作主张对老人说道。

老人脸色苍白,声音嘶哑,打手机喊来他的妻子。老妇一边埋怨老头都到屋门口了,怎么不回家休息,一边向我们急急询问。她不相信她的老公带倒了电动车,她不信车子出一点小问题,要赔两百块钱!

“银行门口装有监控的!我们这位胡队也可以作证,刚才他就在现场!”我只得点头讷笑,心里怨银行经理多事,又怕老妇怪到我头上,说我当时未提醒、阻止老人,有失职之罪。

最后老妇愿出一百五十元,但她不会微信支付,要回家去拿现金。她慢慢扶着老人进了院子,老人的保姆提着一个塑料桶跟在后面。

保洁阿姨搞完了卫生,老妇还没送钱过来。我说,阿姨,你也真是,这么相信别人,电话号码都不叫留一个!她要是不下楼不出院子,你怎么找人要到钱?

见保洁阿姨有点焦急无措,我提议让她问问院子门口岗亭里的保安刘师傅,他应跟小区

外人初来,皆是赞不绝口。光头实在,最听不得虚假赞美,总要戗一句:你住蓬莱岛试试,没钱,什么都不是!

这些年,村里修了通向山外的公路,不少村民走出桃花洞,到外面打工。挣了钱,去镇上或县城买房,不再做桃花洞人。没挣钱,则继续打工。

有希望,当然好。光头也是怀了希望的。

桃花洞人大逃离,外来者却开始入侵。

晓不得哪天开始,外面一些人,削尖脑壳在桃花洞弄块地皮,依山傍水修起了一座座两层小屋。对,是叫别墅来着吧。平时空着,节假日里,小汽车会突然多起来。屋的主人,山游野炊,泛舟垂钓,玩耍狩猎,忙得花红柳绿,不亦乐乎。

光头跟村人们一样,与他们做生意。这些人买东西,懒得讨价还价。山岭野菜野味,甚至是村人们种的蔬菜水果,都成了他们至宝珍爱,出起价来比山外市场高好几倍。光头卖了东西,当然乐呵。一转身钱还捏在手里,就瞪眼挤鼻,呸!神气什么呀,不就是多几个钱吗?然后,将钱摔一摔,听过哔哔的响,转身直接开骂:狗日的!有次被人听到了。那人在电视里常露面,很平易近人。那人问光头,骂谁呢?

光头说,这钱咬老子手哦!

那人和谐地笑了笑,说,你真幽默!

过了些日子,那人又来小屋休闲,遇见光头,喊住了,然后很认真地说,上次忘记告诉你,老子死了好几十年哟。

光头回家,边走边想,脑壳想烂,也没弄明白,老子到底是哪个。骂我?不像。骂他自己?不可能。说他的亲爹老子?死了几千年?无稽之谈!

光头很是恼火。

有一天,光头收到一张汇款单,五千块。早先这是一笔天文数字,如今光头不在意。嘿!眼里划过一丝轻蔑。

晚上,光头做梦,一场决战,他双手搂着机关枪,很痛快地咣咣开火。这一战,累得瘫痪不算,还双手抽筋。战争停下来,光头就狠狠地骂,臭婆娘,看回来不打折你的狗腿!

年底,老婆回了家。

这个年,比哪年都要祥和欢乐。

里的人比较熟。

刘师傅搓搓大手:“我刚才看热闹了,两公婆确实是这小院的人,但叫不上姓名。这样吧,我存下你手机号,他们出来,我就第一时间通知你!”

保洁阿姨说:“要得要得,我还约了别人搞卫生,等不及了。到时候我买烟谢你咯!”

我看那两个老人不像坏人,家里有什么事耽误了吧,应该不会耍赖的。

一星期过去了,我问保洁阿姨拿到钱没。下雨天,银行大厅里较脏,她放下拖把,直摇头:“没有呢,老人家挺面善的,不会为这点钱躲我吧?我到修理铺去了,修不了,需要换新雨板,得花三百元!也许只能自己买单咯。”

每次保洁阿姨做完事走进院里,将大垃圾袋扔到垃圾桶里。刘师傅说,他也感到奇怪,老夫妇像消失了一般,莫非搬到儿女家住去了?下次遇事可要长个心眼,现在的人真轻信不得!

“刘师傅可能不想为此得罪院子里的人!就是看到了,也不会通知你赶来的!”我想这样对保洁阿姨讲,但忍住了。她今天有点高兴,有个雇主给了她不少生活用品,她都要了。

“这社会好心人还是不少!雇主有留我吃饭的,有帮我打下手的,有送我东西的。这不,这里失去了,那里补回来。算了,那两夫妇可能生活也不易。”

谁也没想到,有天那两夫妇来到银行,要我们把一百五十元钱转交给保洁阿姨。原来,这一向,老头又住院了,老妇日夜陪护。他们说,他们是退休老干,可不做欠债不还的事。